

淮海詞研究

王保珍著

學海出版社

淮海詞研究

王保珍著

學海出版社

自序

在撰寫「東坡詞研究」之同時，亦研讀許多有關秦少游之資料。東坡詞以豪放見稱；淮海詞以婉約見長。於研究東坡詞之後，再來研究淮海詞，誠爲極有興趣且有意義之工作。何況淮海詞幽艷絕倫，自成馨逸，令人愛不忍釋。

爲研究淮海詞，首先撰成「秦少游年譜」，「秦少游評傳」。再進一步考查各種淮海詞之版本，俾能對作者與作品有一基本之認定，然後，更進一步探索淮海詞之究竟。一般有關淮海詞之論著，但列舉數首詞作，略爲評介而已，零星片段，不見規模，亦無系統可言。茲欲作整體性淮海詞之研究，其規模體系，概爲首創，雖已全力以赴，或力不從心，難免疏漏，尙祈高明，予以指正。

本書分五章撰寫：

第一章秦少游評傳 簡介淮海詞作者秦游之少生平及其各類作品，並加評論。

第二章淮海詞版本 對比現存各種淮海詞之版本，選取其中無疑議者，以爲研究範圍。

第三章淮海詞之用韻、用字及名篇 歸納淮海詞之用韻及重複運用之詞與字，就統計出實際之現象，以明淮海詞之特有情調與意義。並列舉名篇，以見淮海詞內涵之一斑。

第四章淮海詞比較研究 以與淮海詞相提並論，關係密切之柳永，東坡，山谷，美成四家比較，視其同異，加以探討，以增進對淮海詞內涵之體認。

第五章結論 總結前五章，並予淮海詞以定評。

撰寫時間有限，而材料散亂龐雜，取捨構思，或有未盡。現在本書在惶恐自喜之情形下問世，所喜者，本書之刊行或可引發世人學者對淮海詞之興趣與重視，激起更多人士閱讀研究，涵養淮海詞具有之真與美之情操。其惶惶者，惟恐能力不足，有大疏漏不妥之處。如此，仍然勇於公諸於世者，以其爲創始性之嘗試也。

淮海詞研究

目 次

第一章 秦少游評傳·····	1
第二章 淮海詞版本·····	15
第三章 淮海詞之韻，詞與名篇·····	23
一、淮海詞之用韻·····	29
二、淮海詞複見之詞與字·····	34
三、淮海詞之名篇·····	51
第四章 淮海詞比較研究·····	61
一、少游與柳永·····	62
二、小游與東坡·····	69
三、少游與山谷·····	75
四、少游與美成·····	84
第五章 結 論·····	99
一、情調單純、惟情惟美·····	99
二、精擅音律、宜於傳唱·····	103
三、瑣屑理俗、瑕不掩瑜·····	107
四、華弱空泛、終乏陡健·····	109
五、千古詞心、婉約極峯·····	112

第一章 秦少游評傳

秦觀、字太虛，後改字少游。揚州高郵（今江蘇高郵縣）人。大父承議公赴南康（虔州，今江西零都）任所，父元化公與母戚氏亦隨行，途經九江（今江西九江縣）而少游生，時爲宋仁宗皇祐元年（一〇四九）。至南康，寓居僧舍至四歲。

至和元年（一〇五四）少游六歲，父元化公遊太學歸來盛贊太學人物之盛，極稱王觀高才力學，文士無與比者，少游心嚮往之，而不可得見。其名爲觀，與弟少儀之名觀，蓋從王觀王覲而得名也。少敏悟，年十歲即略通孝經、論語大義。十五歲，父元化公逝世，從此，早孤之少游即依大父與叔父定而生活。

年十九娶徐成甫之長女文英爲妻^①，後納侍妾朝華。

少游豪雋慷慨，強志盛氣，對人間世關懷度頗深廣，見識卓奇。年二十一作浮山堰賦。鐘離浮山堰，因淮水暴漲而壞，汜奔入海，下游溺死者數十萬人，有感而抒云：「展源深而支永兮，雖暫否而必通……哀死者之數萬兮，孤魂逝其焉游。背自然以開鑿兮，固神禹之所惡。世苟近以昧遠兮，或不改其此度。」其深思遠識已可見一斑。

二十二歲，叔父定登進士第，授會稽尉。二十四歲，作單騎見虜賦，以「外弛嚴備，中輸至誠，氣干霄而直上」來狀述郭子儀。此亦足以見少游之氣概也。是年孫覺守吳興，少游嘗爲其幕僚，後由於孫之薦介而結識蘇軾。先是景仰已久之少游，知蘇軾將自杭州赴密州任，途經揚州，乃預作坡公筆語，題壁于山寺中，蘇軾不能

分辨，大驚，及見孫覺，覺出示少游詩詞數百篇，讀之，乃嘆曰：「前時書寺壁者即此郎耶！」二人遂有文字往還，結爲神交。蘇軾有詩云：「一聞君語識君心，短李髯孫眼中見。」熙寧十年、二十九歲，至徐州親謁蘇軾，時蘇軾爲徐州太守。少游一生出處榮辱皆與蘇軾息息相關，而二人彼此之激賞與推稱亦非比尋常。^②

元豐元年，三十歲，少游赴京師應試，又過訪蘇軾徐州，徐州爲古彭城，項羽所都，蘇軾拆除霸王廳改建黃樓，少游爲作黃樓賦，蘇軾以其有屈、宋之才。後又薦之於王安石，安石以其詩清新嫵麗，有似鮑照、謝朓^③。

少游落第後，退居鄉里，掩關自守，以文史自娛，似無意於仕進。蘇軾勉以應舉養親，乃與二弟覲、覲研習時文。元豐八年再度應試，登進士第，時年已三十七。遂授定海（今浙江鎮海縣）主簿，後調徙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教授。

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蘇軾、鮮于侁以賢良方正薦之於朝，未見徵召，夏因腸疾仍歸汝南任學官。四年，范純仁再薦，召至京師，應試制科，進策論五十篇。除大學博士，校正秘書省書籍。六年以賈易詆毀，罷正字，仍校對黃本書籍。八年參與修神宗實錄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。

紹聖元年（一〇九四），章惇當權，排斥元祐黨人，遂出任杭州通判。又以御史劉拯論其妄自增損實錄，貶責處州（今浙江麗水縣）監酒稅。居處州三年，當權者使人伺候其過失，既而無所得，則以假日寫佛書爲罪，削秩徙郴州（今湖南郴縣）。四年（一〇九七）繼又編管橫州（今廣西橫縣）。元符二年（一〇九九），再徙貶雷州（今廣東海康縣）。

徽宗卽位，大赦，復宣德郎，放還衡州（今湖南衡陽）。途經藤州（今廣西藤縣），遊於化光亭，爲友人道夢中長短句，索水欲

飲，水至，笑視而卒。時爲元符三年（一一〇〇）八月十二日，年五十二。

先是本年六月，蘇軾自瓊州（今海南島），貶所赴海康，與少游相聚，臨別少游以所作自挽詞見示，其詞甚哀絕。豁達若軾者以爲少游「齊生死、了物我」，戲作之語，相與嘯詠而別。及死，蘇軾聞之，曰：「少游不幸死道路，世豈復有斯人哉。」其弟覲少儀、覲少章皆能文，子湛亦以詩文名世。

少游長於議論，文麗而思深。有淮海集四十卷行世，詞名淮海詞或淮海居士長短句。以下分別評論其作品。

少游是一個擁有多方面才情的作者，他的作品有詩、賦、文、詞與書法。

一、詩、賦、書法

少游詩收於淮海集中者僅五卷，數量不多，亦不算是他最重要的作品。朱熹云「少游詩巧，（朱子語類一三九），梁容若云：「少游詩不如詞。」誠然，其詩較華弱，晁無咎云：「東坡詞似詩，少游詩似詞。」而呂居仁則以爲少游過嶺之後，其詩「嚴重高古」，其雷陽書事詩與海康書事詩，編入蘇詩補遺中，使人不能分辨是蘇軾之作，抑爲少游之作。其實乍看難分，細審還是有別（參看年譜）。秦詩與晁無咎詩當代並稱。晁無咎以氣勝，其詩灑衍而新崛起；少游以韻勝，追琢而淳泓。」^④

淮海集卷一收浮山堰賦、黃樓賦、寄老庵賦、湯泉賦、歎二鶴賦、郭子儀單騎見虜賦共六篇，每篇寄以理趣與感慨。少游自云：「少時用意作賦，慣於琢磨，精練妥貼，點檢不破。」其黃樓賦：蘇軾給予的評價是：「雄辭雜古今，中有屈宋姿。」^⑤ 諸賦多爲年輕時所作，篇幅不多，然才華已不可掩抑。此外還有一特色，少游

用散文抒寫，前人賦多用駢文，梁容若以爲他抒情之作，勝於詠物者。

此外少游的書法，他本人雖不肯以名家自居，然而甚爲世人所稱道，以爲可以比肩古人^⑥。行筆有秀氣^⑦，樓鑰爲之愛不忍釋^⑧。陸游認爲他學顏平原之真、草^⑨。蘇軾以其草書有東晉風味，並且是一個技與道兩進之人^⑩。所謂東晉風味，大概是說有王羲之的味道。而王羲之的評價，直到今天仍爲最上乘者。

二、文

在少游作品中最負盛名者爲詞，實際上他之政治議論，歷史上人物之評論，甚有可觀者，惜乎未能有用於當世，而未被重視而已。

宋元學案卷九九於精要之論文有所摘錄，爲節省篇幅，不再引述。少游一如一般傳統之士人，皆視經世濟民爲第一要事。淮海集卷六策論之序篇已說明「頗知當世利病之所然者」，因而作「國論、主術、治勢、安都、任臣、朋黨、人才、法律、論議、官制、財用、將帥、奇兵、辨士、謀主、兵法、盜賊、邊防諸篇，關照面甚廣，議論精闢，博辯條暢，堪稱一流之作。

至其史論，評騭漢至五代人物，亦獨具慧眼。如其論斬鼂錯、謂善戰、理也。論韋元成，有腐儒不可用之慮。論石慶，提出君臣陰陽之道。論張安世，有大臣、具臣、姦臣之分。論李陵，有「豪傑之士，不患無才，患不能其養氣而已，不能養其氣，則雖有奇才，適足以殺其身也」之見。論司馬遷，謂子長愛奇也。論李固，有功臣取國，名臣守國之說。論陳寔，謂「身可詘，道不可詘。」論袁紹，有「士者國之重器」之見，並云「善敗者不亡也」。論魯肅以其勸吳以荊州借蜀，成輔車之勢爲善策。論諸葛亮，謂其乃管仲

、蕭何之亞匹。論韓愈，以爲集文之大成者，此其大概。

至其變化論、浩氣傳、心說、十二經相合義說等，益見精妙。正如蘇軾所謂：「下筆精悍，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，能以筆傳之，其琢磨之功，殆未出其右者」^⑪。張耒以「秦文倩麗紆桃李」^⑫，少游雖自以「華弱爲愧」^⑬，然李廌謂其「雖華而氣古，體質規模，質重而簡易」^⑭。「詞采綢發，議論鋒起」^⑮，黃庭堅更以爲當代議論文字，付之秦晁。」又云：「文章自建安以來，好作奇語，氣象衰蕩，唯韓愈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、少游無此病耳。」

^⑯ 張耒云：「少游平生爲文不多，而一一精好可傳」^⑰。

當代評論如此，以後的推稱亦屬屢見。少游文章在崇寧間嘗遭毀禁，如今能傳，必有深識之者，亦必有其深啓人心者也。淮海集李之藻及張綆二序可資參證。

張綆云：「凡古人之文有緒餘，有精華，有源本。少游之孝友、行義、慷慨論事、守正不撓，謫死窮荒，沒齒無怨、曠懷高度、浩氣自見，殆其本源也。至於『灼見一代利害，建事揆策，與賈誼、陸贄爭長。沈味幽元，博參諸子之精蘊，雄篇大筆，宛然古作者之風，此則其精華也。』」此精華，指其政論、史論、傳、說、表、記等一類文章。所謂源本，指少游之人格氣慨而言。

至其「逸情豪興，落珠璣於滿紙，婉約綺麗之句，綽乎如步春時女，華乎如貴游子弟，此特公之緒餘耳。」此所謂「緒餘」當指詩詞之作而言。古人有「文以載道」的觀念，以有益於世用的文章爲尚，不像現代人另立純文學的觀點來評論其人生境界與藝術造詣，故以議論文章爲其精華。時人梁容若以爲秦觀有兩種重要著作，一是他的浩氣傳，一是他的淮海詞。浩氣傳是屬於議論一類者。淮海詞留待後面評論。在此繼續討論少游文。

梁容若以少游史論，對策頗有三蘇父子風範，而警策切實不及

⑩。並引用呂居仁說少游文學西漢，文格似正，所進策論「頗若刻露，不甚含蓄，若比東坡，不覺望洋而嘆，然亦自成一家」。梁說、呂說未必盡然。要之，抒情文字貴含蓄，說理文字貴透達，少游議論之雄健磅礴不及三蘇（尤其是大蘇），其精審透達或能相追及而過之，不得以「刻露不甚含蓄」論之。再說蘇軾爲超級的一流作者，文學史上能與他相上下馳騁者，亦難以列舉。

此論其文章之大概，若以篇單獨論，亦有比較遜色者，朱熹云：「若游龍井記之類，全是架空說去，殊不起發人意思。」（語類一三九）

三、詞

少游作品之中，以詞最爲傑出，在文學史上評價亦高。淮海詞三卷共收七十七首，除去其中五首可疑之詞^⑪，再增加九首考證之後，確信爲少游所作之詞。目前就此範圍來評論其在文學藝術上的造詣，以及作者的心性風骨。

詞之發展自溫、韋、馮、李、歐陽、耆卿至少游之時，已達顛峯狀態。少游以其深婉雋秀之韻調，自闢蹊徑，卓然名家^⑫，前收晏殊、歐陽，後啓周美成。與柳永、張先共同建立成者^⑬。此當以意境之高，情致之深而言，至若體製之完備，當推美成，以其精工博大也。然皆屬詞之工者。就王國維的說法，詞之最工者，當推後主、正中、永叔、少游、美成。少游詞有篇有句，幾可奪溫韋之席，不過也有纖弱里俗之作^⑭。這種俗艷，當代文士流風如此。李清照以「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，譬如貧家美女，非不妍麗、終乏富貴。」^⑮蓋以其華美而不够厚實也。儘管有其瑕疵，何妨就其高處大處着眼，晁無咎云：「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少游。」當代詞手秦七黃九並稱，咸謂黃不及秦遠甚。

張炎云：「少游詞體製淡雅、氣骨不衰，清麗中不斷意脈，咀嚼無滓，久而知味」^⑤。吳梅云：「子瞻胸襟大，故隨筆所之，如怒瀾飛空，不可狎視；少游格律細，故運思所及，如幽花媚春，自成馨逸（第七章）。少游詞之所以能臻上乘，蓋既當詞之鼎盛之世，本身才高情深，又遭遇憂患之時世，宦途舛蹇，感慨益深。王國維云：「梅聖俞蘇幕遮詞；『落盡梨花春事了，滿地斜陽，翠色和烟老。』劉融齋謂少游一生專學此種。」（人間詞語）據劉熙載藝概卷四引梅聖俞此詞云：「此種似爲少游先導。」並未言「少游一生專學此種」，王氏過於誇大。且少游詞所表現的才華與情調不限於此方面的。有云他雖是蘇門學士，但詞風與蘇軾絕不相近，而繼續走著花間派的老路子^⑥。其實他以高度的智慧，吸取了當代以前各大家的長處，雖然不及蘇軾豪放，實際上也得到蘇軾的靈俊。

蘇軾詞具有無比澎湃、飛昇的熱情動力；少游詞則無比澄明寧靜深情。其幽深的意境有如「一簾幽夢的夜月」，其和潤則如同「十里柔情的春風」，其明媚則如「畫橋南北翠烟中」；其高華則如「千巖萬壑爭流」，其超越塵表一至「微波澄不動，冷浸一天心」^⑦這份無形之凝聚力量，似乎使宇宙萬有之運作都爲之靜止，而且靜止在其心靈深處，自然呈顯一種超凡之引力。

至於其故國之思，身世之感，就「憶昔西池會，鴻鸞同飛蓋。攜手處、今誰在。日邊清夢斷，鏡裡朱顏改。春去也，飛紅萬點愁如海。」^⑧一詞亦可概見。還有那種「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」^⑨對鄉土依戀的無奈，以及那種「衡陽猶有雁傳書，郴陽和雁無。」^⑩那份凝咽之期盼，實在動人心弦。人皆以他之自挽詞最悲切，其實這「郴陽和雁無」予人之感受更深切悠遠。自挽詞太淒厲，令人不忍卒讀，亦不欲再讀；而這「郴陽和雁無」，極柔和地進入人心，無形地緊扣着。沈入心底，再也難忘。潘琦君云：

「少游詞可謂已達爐火純青之境」，如這「郴陽和雁無」的藝術造詣，誠然如此。白石詞「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歸去無人管」，甚爲王國維所稱道，若以之比「微波澄不動，冷浸一天星」，尚有着力之痕跡。

薛礪若云少游是一個情種，他對一切都太有情^{③①}。試讀其祭洞庭文，即可見出他對家人親子之摯愛。淮海詞中，情詞份量頗不少，其中透露著對女性高度的體貼與愛慕。甚至一幅半身美女像，也能激起他「任是無情亦動人」^{③②}之情懷。難怪一般詞話記載他許多風流韻事。若干才貌雙全的女子爲他失魂落魄，因爲他的情詞實有攝魂奪魄的魅力。他人之詞是才情寫者，而少游之詞是用心靈抒寫。陳廷焯云：「周秦詞以理法勝，姜張詞以骨韻勝，碧山詞以意境勝。要皆自負世才，而又以沈鬱出之，所以卓絕千古也。喬笙巢云：『少游詞寄慨身世，閒雅有情思，酒邊花下，一往而深，而怨誹不亂，悄乎得小雅之遺。』又云：『他人之詞，詞才也，少游之詞，詞心也。得之於內不可以傳，雖子瞻之明儁，耆卿之幽秀，猶若瞠乎後者，況其下耶！』此與莊中白之言頗合，淮海何幸，有此知己！」^{③③}

再說少游是一個精通音律之人，能自度曲，淮海詞中如揚州夢、畫堂春、醉鄉春，金明池等，皆由其自創調，而且他也能歌。因此，其作品詞與曲相當，音韻之抑揚頓挫，婉轉清圓，益增其完美性。陳廷焯云「……少游、義蘊言中，韻流弦外，得其貌者，如鼫鼠之飲河，以爲果腹矣，而不知滄海之外，更有源也。……詞中之飛卿、端己、正中、子野、東坡、少游、白石、梅溪諸家，自足雄峙千古，無與爲敵。」（白雨齋詞話p.202）

在分論少游之詩、賦、書法、文與詞之後，於此綜論其人之大端，以爲結束。

少游自云：「余少讀書，一見輒能誦，然負此自放，喜從滑稽飲酒者游，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而不勤」^{③4}。「爲人喜傲謔」^{③5}，諳悉音律，「酒酣悲歌之時，聲震林木」^{③6}，多髯，有髯秦之稱，不講究服飾，精神煥發^{③7}，爲難得之天才，志大而不顧細節^{③8}，有經世之心，却不熱心仕進。蘇軾以爲其學問才識爲當世第一^{③9}，而其本人則視「文章爲末技，固非道義之尊」^{④0}。考進士落第之後，他自謂「僕散漫可笑人也」^{④1}，「某鄙陋，不能脂韋婉孌，乖世俗之好，鑿圓柄方，卒以不合。」^{④2}

秦家世崇佛學^{④3}。少游喜從方外人士遊，參寥、辨才等皆其好友，有云：「參寥師真知我者也」^{④4}。認真修道，却偏生是一情癡之人^{④5}。綜觀其五十二年之生命歷程，無疑是情癡與悟道的反覆歷練^{④6}，及仕進與隱退之爲難抉擇^{④7}。前者由其二度遣送愛妾朝華可知；後者以其甫中進士第，卽因認同馬少游之退隱改字少游^{④8}可見。在如此強烈的內在矛盾與衝激之下，少游以其智慧超越，以其節操固守。處於黨爭激烈之北宋，雖爲安石激賞而不入熙豐之黨，雖與蘇軾同放，而不坐其肆言之失，卓然特立，其浩氣一傳所謂「君子虛心以養志，弱志以養氣，故能外探事物之奧，內安性命之精，浩然無際，與道自會」^{④9}。此傳非僅爲一理論精深之文章，實亦爲其內在人格之自我顯現。世人有所不知，咸爲其風流蘊藉之辭調所掩，而不知其文章之思深閎麗，有用於世；或更爲其思深閎麗之文章所蔽，而不見其忠愛深摯，俯仰無愧之獨立人格。

附註

- ① 少游之妻爲徐文英，見淮海集卷十六徐君主簿行狀。至於馮夢龍醒世恒言卷十一「蘇小妹三難新郎」中的蘇小妹，不是真的，乃小說家創造的人物。詳說可參看古今文選新第二六三期謎樣人物蘇小妹。
- ② 少游云：「蘇氏蜀人，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，故其文章如錦綺焉，其說信美矣，

然非所以稱蘇氏也。蘇氏之道，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，其次則器足以任重，識足以致遠，至於議論文章，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，……中書（蘇軾）之道，如日月星辰，經緯天地，有生之類，皆知令其高明。」（與傅彬於老書淮海集集卷十四），至於蘇軾對少游之稱道，本篇引述頗多，故不另述。

- ③ 王安石回蘇子瞻書云：「得秦君詩，手不能捨，葉致遠適見，亦以為清新嫵麗，與鮑、謝似之……公奇秦君，數口不置，吾又獲詩，手之不捨。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，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！」（王臨川集卷七三p.466）
- ④ 見淮海集補鈔序。
- ⑤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十七p.7。
- ⑥ 「朝中各賢書惟蔡陽陽、蘇易簡、蘇東坡、山谷、蘇子美、秦淮海、李龍眠、米南宮、吳練塘、博朋、王逸老比肩古人。」（洞天清祿集、東坡事類卷二—p.1）
- ⑦ 李之儀云：「少游自以書名，行筆有秀氣。」（姑溪集卷三八頁p.300）
- ⑧ 樓鑰云：「秦淮海妙墨，前輩所推，余傾得此本，剽玩不暇去手。」（跋淮海或殺帖玫瑰集卷七十p.9）
- ⑨ 陸游云：「黃豫章、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真、行，豫章晚尤自稱許，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，亦各其志也。」（渭南文集卷三一p.4）
- ⑩ 蘇軾云：「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，作詩增奇麗，乃知此人不可使閑，閑遂兼百技矣。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，少游乃技道兩進也。」（東坡題跋上p.10）
- ⑪ 見曲有舊聞。
- ⑫ 見張耒贈李德載詩張右史文集卷十三p.18。
- ⑬ 李薦云：「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，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。」少游曰：「某少時用意作賦，顧慣已成。誠如所論，點檢不破，不畏磨難，然自以華弱為愧。」（東坡事類卷十六師友談記）
- ⑭ 李薦云：（少游文詞，雖華而氣古，事備意尚，如鍾鼎然，其體質規模、質重而簡易。」（全前）
- ⑮ 蘇軾云：「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，詞采絢發，議論鋒起。」（續長編卷四六三p.15）
- ⑯ 見叢刊本豫章先生文集卷十九與秦少章書及與王觀復書。
- ⑰ 見叢刊本張右史文集卷四八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。
- ⑱ 見梁容若著秦觀的生平與著作（書和人二一〇期）。
- ⑲ 東坡事類卷一一頁三五捫虱新話。
- ⑳ 五首為，如夢令「鶯嘴啄花紅」
 32 醜奴兒 夜來酒醒清無夢一首為少游山谷互見詞。
 40 浣溪紗 腳上鞋兒四寸羅一首為山谷詞。
 51 滿庭芳 北苑研膏一首亦山谷詞。
 68 點絳脣 醉漾輕舟 } 二首為少游，東坡互見詞、李調元詞話。
 68 點絳脣 月轉烏啼 }

憶王孫「萋萋芳草」，李重元作（花庵詞選）

- ② 況周頤蕙風詞卷二云：「黃山谷、秦少游、晁無咎皆工倚聲，體格於長公（蘇軾）爲近，唯少游自關溪徑，卓然各家。蓋其天份高，故能抽秘騁妍於尋常濡染之外，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者獨深。張文潛贈李德載詩有云：「秦文情麗舒桃李」彼所謂文，固指一切文字而言，若以其詞論，直是「初日芙蓉，曉風楊柳」，情麗之桃李，容猶當之有愧色焉。王晦叔（王灼）碧鷄漫志云黃晁二家詞皆學東坡，得其七八，而少游獨得其俊逸情妙，與張子野並論，不言學坡公，可謂知少游也（十二）。」又白雨齋詞話卷八亦云少游詞自爲一體。
- ③ 薛礪若宋詞通論第三編第一章第四節以「集婉約之成的秦觀」爲標題，論說見 p.22—26
- ④ 見陳廷 卓白雨齋詞話卷七。
- ⑤ 潘琦君云：「李易安識少游詞：『少故實，如貧家美女』，元好向也識少游詩，如女郎詩，都未免太吹毛求疵，亦失之以偏概全，以少游之托情與文章議論之廣，影響於詞，似尚不至如貧家女。
- ⑥ 見張炎詞源卷下頁十，收詞話叢編頁p.219
- ⑦ 見勞思光宋詞之流派與歌唱。
- ⑧ 「夜月一簾幽夢，春風十里柔情」（八六子），「畫橋南北翠烟中」（望海潮、廣陵懷古），「千巖萬壑爭流」（望海潮、越州懷古），「微波渾不動、冷浸一天星」（臨江仙），諸詞俱爲少游之作，淮海詞各種版本皆收。前三首見卷上，後一首見卷下。
- ⑨ 見淮海居士長短句卷中千秋歲。
- ⑩ 見前書踏莎行詞（頁三一）。王國維人間詞話云少游詞境最爲淒婉，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料暮陽」則變爲淒厲，東坡賞其後二語「彬江幸自繞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」，猶爲皮相。按王氏有所不知，此詞少游郴州旅舍作，深寄身世飄零之感，東坡亦「天涯倦客」，故至爲欣賞，以至書於扇面，時時賞玩慨嘆也。
- ⑪ 爲淮海居士長短句卷中阮郎歸「湘天風雨渡寒初」一首之末兩句。
- ⑫ 見薛礪若宋詞通論p.125。
- ⑬ 淮海詞南鄉子「妙手寫微眞」一首末句。
- ⑭ 見白雨齋詞話p.49。
- ⑮ 見淮海後集卷下精騎集序。
- ⑯ 見召溪漁隱前集卷五〇p.341所收之石林詩話。
- ⑰ 見淮海集卷十五p.11高無悔所藏尺牘跋。
- ⑱ 蘇軾秦少游真贊：「以君爲將仕耶，其服野，其行方；以君爲將隱邪，其言文，其神昌……」（見淮海集首附）又多髯見聞見後錄：「秦少游在東坡坐中，或調其多髯者，少游曰：『君子多乎哉？』東坡笑曰：『小人樊須也。』」
- ⑲ 山谷次韻孫子實寄少游詩云：「托難不易得，志大略謹。」（山谷詩集註卷十一

p.6) 又晁無咎詩：「高托更難及，淮海一髯秦。」六君子雜記引。

- ③⑨ 蘇軾嘗語子過曰：「秦少游，張文潛才識、學問爲當世第一，無能優劣二人者，少游下筆精悍，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，能以筆傳之。然氣韻雄技當推文潛。」（見曲洎舊聞）

④⑩ 見淮海集卷十三謝館職啓。

④⑪ 見淮海集卷十四與李樂天簡。

④⑫ 見淮海集卷十四與蘇公簡四。

④⑬ 見淮海集卷十七頁，五羅漢記。

④⑭ 見淮海集卷十四與麥寥大師簡。

④⑮ 紅樓夢第二有回情癡情癡之說，舉許由、陶潛、阮籍、唐明皇、溫飛卿、柳耆卿、秦觀等爲例。而云此等人聰明俊秀則在千萬人之上，其乖僻邪謬，不近人情之態，又在千萬人之下。如少游之送遣愛妾朝華，以俗眼觀之，正其不近人情之處也。

- ④⑯ 又宋張邦基墨莊漫錄：秦少游侍兒朝華，姓邊氏，京師人也，元佑癸酉歲納之。嘗爲詩云：「天風吹月入闌干，烏鵲無聞子夜間。織女明星來枕上，了知身不在人間。」時朝華年十九也。三年，少游欲修真，斷世緣，遂遣朝華歸父母家，資以金帛嫁之。朝華臨別泣，少游作詩云：「月霧茫茫曉拆悲，玉人揮手斷腸時。不須重向鏡前泣，百歲終當一別離。」朝華既去二十餘日，使其父來云不嫁，乞歸，少游憐而復取歸。明年，少游出倅錢塘，至淮上，因與道友論議，歎光景之過歸，謂朝華曰：「汝不去，吾不得修真矣。」亟使人走京師，呼其父來，朝華隨去。復作詩云：「玉人前去却重來，此度分携更不迴。斷腸龜山離別處，夕陽孤塔自崔嵬。」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，少游嘗手書記此事，未幾遂竄南荒去。（淮海集補遺）

又紅樓夢第二回有「由情悟道」之說，少游情癡之人，其送遣朝華，此等「情不情」之舉，近似之。姑附於此，以供參考。潘琦君謂其遣朝華「把一段戀情，了斷得如此雲淡風清，未免薄幸。」遣朝華正是少游不近人情處，但換個角度看，此不正是這位「古之傷心人」之傷心處？這番割捨的內心掙扎，未必「雲淡風清」也。（按：馮煦來六十一家詞序云：「淮海小山古人傷心人也。」）

又桐江詩話記載少游愛慕一女冠，挑之不得，有詩：「超然自有姑射姿，回看粉黛皆塵俗。」（淮海集卷六叢刊本）少游一生慷慨豪俊，然也爲似水柔情困擾不已，或正因情癡太深，思有以解脫而認真修道也。

- ④⑰ 秦觀年三十考進士，未及第，本不欲仕進，後因蘇軾勉其應舉養親，三十七歲又考，登進士第，就於此年又改字「少游」，敬歸隱鄉邑。元佑初授汝南教授，未得館閣之職，有才難伸，其詩：「三年汝水濱，孤懷與誰言。末路非所望，聯鑣金馬門。」時秦、晁、張等俱仕京師。故作此言，其抑鬱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及遷國史館編修官，始供職史館，得御賜墨硯紙筆，又甚以爲榮（特作記，見年譜），其進退得失之間常相矛盾而伴以悲喜。其才情遭遇如此，乃激蕩爲各種不同氣格與神韻的作品。